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釋文紀卷二十二

明 梅鼎祚 輯

梁三

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

法東武帝第七子

謝勑送齊王瑞像還啓

臣聞非晦非明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渇仰赴㡬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觀衆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

南國乃睠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𩅰𩆞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髙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篪以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鋮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抃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藝文類聚

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啓

瑶器自滿金鼎流味擬含都蔗味資石蜜

又謝賚功德食一頭啓

天厨净馔菴罗法果 並北户錄注

與蕭諮議等書

盖聞圓光七尺上映真珠之雲面門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為金粲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髙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為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為首六度之檀以檀為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即空奉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倏将旬日蹈舞之深形

於寤寐抃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字之蒸嗤何曾之
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辭黿羹麟脯空聞其説羊酪猩
脣曷足云也困於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螺蚳登俎豈及
春蔬為淨欲吾子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
米如玉銳鹽類虎形雲夢之芹遼東之藻十斤之梨千
樹之橘青筍紫薑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
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偕讓弘道同志為友豈不盛歟

蕭繹疏

與劉智藏書 智藏見後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遄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為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峹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

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為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鸖集林鸞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溆浦尚想彊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猒塵邦本懐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華之劒藩維有限脫屣無

由每坐向翊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閒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並廣弘明集

荆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

蓋聞璇璣玉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

況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脱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槨浩浩焉不可知巳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

臨三峽帶明月之流

善覺寺碑

金盤上疏非求承露玉礀前臨寧資潤磴飛軒絳屛若丹氣之為霞綺井緑泉如青雲之入吕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宫花臺照日有跡白林之地銘曰

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園枝翠八水池紅花疑鳳翼殿若龍宫銀城映沿金鈴響風露臺含月珠幡拂空 礀金陵梵刹志作窈

鍾山飛流寺碑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宫同符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甍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

雲聚峯髙風清鐘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道遰

曠野寺碑

雲楣膠葛桂棟陰崇刻虬龍如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殿朗而相暉雪宫穆以華壯巘巘璇題虹梁生於暮雨

喋喋銀牓飛觀入乎雲中銘曰

圓瑠旦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崇文作峯

郢州晉安寺碑

鳳凰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輝山云黄鶴疑

闢天之夜響城稱却月似輕雲之霄蔽銘曰

虹梁紫柱螭桷丹墻綺井飛棟華榱璧瑠應龍若動威

鳳疑翔玉舄霄潤金池夕充朱城却梲紫陌潛通壍柳

朝緑江暉暝紅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峯下陽烏林生陰

兎分珮隅浦皇檣隱霧俱聽法鐘同覩寶聚

揚州梁安寺碑

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靈烏夜之有光者孰踰於陰兎故以日門見義和之色月殿望奔娥之象而合璧迢遞丈尺猶且莫量朗鏡悠遠積空之所不算復有紫川青龍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珪玄璧餞瑶池之上銀闕金宫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隨仙衣而俱颺寶壍三重映瑞園而涵影旃檀散馥無復圓覺之風地涌神龕皆成多寶之塔

攝山棲霞寺碑

金池無底已通寶壍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船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

岧衣翠屋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

歸來寺碑

幡影颺於絳臺梵聲依於應塔三相不留蕭盤終壞八苦遐長燈蛾未已銘曰

鈴隨風振盤依露泣丹桂無枝朱揚自翦九苑萌枯三昧葉卷疏樹揺落翻流清淺

荆州放生亭碑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捻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鉤吞餌雖復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黄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鶻逐兎詎識扛罝方前北海之鶢鶋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

生欲使金牀之鴈更及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苹之宴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絶是故隨光燭魏非折水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寳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長生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閒遠千門萬戸必臻其奥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

晨風之欝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
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茍云未樹共歸令轍方墳結構伽藍
罷設朱火一滑青松長列

兖宅寺大僧正法師碑

昂昂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測波瀾之際望
之若披雲霧覩之如覲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搆疑
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氷待日莫不傾
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

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玆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霜凝而旦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曰

澄月夜虧清氛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緬

梁安寺刹下銘

阿閣危羅洞房穿㝛似靈飛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琬琰之文璫飾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於威風薩埵來遊屢徘徊於紺馬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

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善辭曰

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縈蠶自纏筴蛇未斷籐鼠方縁苦流長汎愛火恒然髻珠孰曉懐寶詎宣挺兹靈覺時惟天仙真籍表聖化乳稱權寶刹千道高旛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青蓮雪宫月殿晨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靈刹無邊

香鑪銘

蘇合氤氲非煙似雲時穠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

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_{並藝文類聚}

內典碑銘集林序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鶺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骨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峩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册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道亟

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儻未詳悉隨

而足之名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觧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絶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温縣御龍居夏唐杜

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
南暨交阯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
之劒樂彰治定減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
四七如貔如虎寧侯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
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宫有金龍
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髙皇代
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頌紉沖用資端
士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

山川珍異侯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籍懇田而求驗以
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
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
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雞文
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
虎據操鈹蟬冕津鄉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
思後來之政陳蒼畱反裘之化淮海髙墨幘之聲威漸
黄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

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為興策賢成駟降意韋編留神緗帙許商算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弈綦羨門式法箴興琴劒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飈竪纖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讚彥先詢聞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楷式往復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

謨道高晉兩似懸鐘之應響猶儼罇之待酌率爾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祕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劒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徹歷賢刼而終現黍累迴斡縕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文二乘始闢譬馬傳兎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淵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

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為萬德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擷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晩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賜嘉名謂之聯壁聯舍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蒹葭金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琯一奉

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懋安國之
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方
使持節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十七字世
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宫侍南琅邪王修年四十二字
彦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邪王規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五字孝穉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僑年四十五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邪王穉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澐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宫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邪王籍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績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罩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祕書丞前中舍人南瑯邪王許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邪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府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録前洗馬彭城劉緼年三十三字懐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録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北中記室參軍頴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字希傅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専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字元才並廣弘明集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太子留情內典選十僧入玄圃雲為上首既雲請開講令旨解二諦法身義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

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為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游道日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餐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法雲重請昭明太子開講啓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辨妙譚

出俗每一往復闓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遥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餐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猥蒙啓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饑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惟希甘露當開用得永袪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懇懇謹啟

重答雲法師書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

開彌甦來説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為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賚看講啓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奥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覩玉府甦悚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兊臨榮荷殊慈靡知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𥬇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奥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兹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説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兹學侣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恩施悉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

殊恩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閤應勑木佛子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曽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遂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之教網羅真俗開兹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

刊寢孟津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撝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二袠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饑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詮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

恒蒙誘被張奏谷箏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勑賚水犀如意啓藝文作簡文誤

臣統啓應勑左右伯佛掌奉宣勑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辯熊飾寶刀子桓忽其大賚犛牛

輕拂張敞懃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並廣弘明集碩藝文作儒

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啟一作簡文

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爨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魯祠現璧固以推兹孝感恩此禎契將郭令鄗其開金羊田陋其産玉豈直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

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封箴藝文類聚

令旨解二諦義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

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襃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豈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閒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襃

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别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説第一義諦以二義説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為俗離於有無名之為真未審浮僞為當與真一體為當有異

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為體
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
此義明不得別異
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為當起動自
動不關真諦
令旨又答真諦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
諦一作理
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

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

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

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

又諮為有橫見為無橫見

令旨又答依人為語有此橫見

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為談不應見動

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横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為辯有生不生未審浮虚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為當有異

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為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諮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為體聖人所見不生為體

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就此為談自成無異約人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殊下舊有辯字當衍

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

令旨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横構謂之為有無傷真實體自玄虚

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為一

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為論可得成一

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

令旨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為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為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辯

一
令旨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即有辨無有無相即此
談一體稱一作構
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
令旨答曰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為一更無異
名
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為二
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

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得一作能

令旨答聖人見無在聖為諦凡夫審謂為有故於凡為諦

棲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為見世諦為不見世諦

令旨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

令旨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

令旨答此凡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眞俗既不同豈得相即之義

令旨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

不同無妨俗不出真外

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為當義離於體為當即義即體

令旨答更不相出名為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

又諮凡夫為但見俗亦得見真不

令旨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

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覩真

令旨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為義此是讚歎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

令旨答曰即此體真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即真何故非歎

令旨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歎我體即真亦是我真故非讚歎

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偽何得非讚

令旨荅不僞直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

稽其實體豈成讚歎稽一作稱

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能即是讚歎焉能一作焉得

令旨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

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

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

令旨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

又諮橫見為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為生

令旨答即此生法名為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為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橫見不應有生一作

實自無生

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為有有此橫生實自無生一作不應有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為義

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

令旨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

真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

令旨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

見無以此為論可得無別

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為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

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

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實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旨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約一作令

始興王第四男蕭暎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

令旨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

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

令旨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

令旨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襃貶立名

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

何有定體之旨

令旨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

又諮若真無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真諦無相何不

寄言辨相

令旨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累虛

玄

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相

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

又諮未審此寄言辨體為是當理為不當理

令旨答無名而説名不合當理

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説一作將作何説

令旨答雖不當理為接引衆生須名相説

宋熈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為體俗諦以生法為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為當體中相即為當義中相即

令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

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

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

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即

令旨答若無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

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

令旨答約人見為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

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暎諮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

令旨答曰得是實真

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忘真不

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

令旨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

令旨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

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

令旨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為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既是無法而云何得有生義（既一作無）

令旨答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為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

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

又諮若有無果别應有生不生

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

令旨答正是形待

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

令旨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

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為第

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

令旨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説俗第二方成相待

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

令旨答第一褒真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

又諮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

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

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

令旨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説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為於真諦中見有為俗諦中見有

令旨答曰於真諦中横見有有

又諮俗諦之有為實為虚

令旨答是虚妄之有

又諮為當見妄為當見有

令旨答見於妄有

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

令旨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為有譬如火熱感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

令旨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感冷熱未嘗異

湘宫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為當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

令旨答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

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豈得解俗

令旨答真理虚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

又諮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非惑

令旨答實而為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為是真解為是俗解

令旨答可名相似解

又諮未審相似為真為俗

令旨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

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

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

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三諦

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

令旨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智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

令旨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

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

兩體

令旨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

殊

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

聖人應見太虛無

令旨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

待生並凡所見

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

令旨答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為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

為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

令旨答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

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

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眞不解虛妄所以名為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為當漸見為當頓見

令旨答漸見

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

令旨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

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為不悉忘

令旨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

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

應漸見

令旨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

令旨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懐無偏故萬有並寂

令旨解法身義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知知

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嘿然

故隨從言説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磨舍利此土謂

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
立名法者軌則為㫖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
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鋼身重加研覈
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即為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
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名金鋼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
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
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
淨無知清靜而不可為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

有所謂法身稱名一作稱曰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

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妙一作妨

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令旨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

令旨答軌物義遣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

又諮眞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眞實強生言相

令旨答眞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

令旨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

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

令旨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

又諮寔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

令旨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

又諮見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爲無

令旨答凡俗所見謂之為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
又諮經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
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
何得猶有身稱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知知不可
以識識

令旨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

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以知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

令旨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旨答理絶聞見實無法身

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

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

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體金姿丈六亦是法身（體一作本）

令旨答曰通而爲論本跡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

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

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

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

令旨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何實累

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

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旨答通相為辨故兼本跡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為以極智名曰法身為以全相

故曰法身全一作絕

令旨答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

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

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

令旨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

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旨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

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

令旨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

令旨答法身無應

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

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

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無應化

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為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

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

令旨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

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並廣弘明集昭明集參校

同泰僧正講詩序

大正以貞俗兼解鬱為善歌璡師以行有餘力緣情繼

嚮余自法席既闌便思和寂杼軸二年濡翰兩器大正令春復為同泰建講法輪將半此作方成所以物色不同序事或異昭明集

祭達磨大師文達磨以梁大通二年終于元魏以其喪告梁武帝即賵寶玉詔以祭禮供養太子為文其略曰

洪惟聖胄大師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土佛法正宗記

邵陵王蕭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 簡文

慈鋒欝壯妙辯縱横慧捨兩 闕 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枡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舍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翮香烏步花訓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髙門洞啓不同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誌銘

緣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寔惟上德為龍為光凝情内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譬彼名醫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增悲並藝文類聚

設無礙福會教

傺紀大士廣濟義非為已導弘羣生種種方便所以虛已樂静表之内經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斯意足論隱不隅真乃為菩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

德稱僧傑實號人能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爲事屈不爲時伸上下無常一相無相遂能捨彼耆闍來遊垢濁興言一面定交杵臼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教義未聞貴賢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巢許之興唐日茲逎聖主流慈天澤滂被異人間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也剋今月十日於栖賢寺設無礙會并致敬開士躬詣勝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隷爰及庶士罔不率從咸皆請業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廣弘明集

乾隆御覽之寶

釋文紀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釋文紀卷二十三

明　梅鼎祚　輯

梁　四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歷尚書左丞

神滅論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譬如一樹花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貴賤殊途因果何處退著神滅論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至梁武帝初羣僚未達先以奏聞有勅令僧正法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俱通　范縝高僧傳作范軫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

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

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

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

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

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

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

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

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

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
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緜縷
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
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
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
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問曰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
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

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

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茍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有

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顔馬口軒皡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絶常區非唯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

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
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圓極理無有二而周孔殊姿
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
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
荆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
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
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
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

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

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恚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壅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

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梁書

蕭琛 字彥瑜蘭陵人歷侍中特進

難神滅論 并序

内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

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猜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誦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别則予克敵得儁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案此下問

答並縝原論難為琛辭）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

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内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

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廁之類是也或理所不容呂錡夢射月中之兔吳后夢腸出繞閶門之類是也或先覺未兆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衆君子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或假借象類蔡茂夢禾失為秩王濬夢三刀為州之類是也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或乍驗乍否殷宗夢得傅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撿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覬覦雖復扶以六夢濟

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刀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鍔化成鈍刀如此則利滅而刀

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刀名殊而體一邪刀
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
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
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
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
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
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

復有異木之知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

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是

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為喻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歴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

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
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
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
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蟲之性裁覺
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
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
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
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

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是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

也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

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别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問曰慮思無方

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

本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

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

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

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

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為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略愈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謐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牖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

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又云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

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皡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

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鶡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周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與聖同同於心器而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

以晉楙楚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由每坐向詡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鄙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東叩頭叩頭叩頭 並廣弘明集

荆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

蓋聞璇璣玉衡穹旻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

況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槨浩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

臨三峽帶明月之流

善覺寺碑

金盤上疏非求承露玉磶前臨寧資潤礎飛軒絳屏若丹氣之為霞綺井緑泉如青雲之入呂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宫花臺照日有跡白林之地銘曰

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園枝翠八水池紅花疑鳳翼殿若龍宫銀城映㳂金鈴響風露臺含月珠幡拂空磶金陵梵刹志作舄

鍾山飛流寺碑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宫同符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暎連甍而如綺雜丹木而成帷銘曰

雲聚峯高風清鐘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迢遞

曠野寺碑

雲楣膠葛桂棟陰崇刻虬龍如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殿朗而相暉雪宫㺯以華壯巘巘璇題虹梁生於暮雨

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

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牖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刹上丹金糜于塔下而謂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

今予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
玆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
上罔君親下虐儔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
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
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
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
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
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

養黠而皆同趣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誡也若能鑒彼流宕豈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曹思文

難范中書神滅論并啓詔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

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蘧蘧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

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

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徵折詭經仰黷

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武帝詔答

所難二條當别詳覽也

，

范縝答曹録事難録事一作舍人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駏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厦目悦玄黄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

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邪曹以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蘧蘧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邪若然

者或夢為牛則負人轅輈或夢為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閶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閶闔邪外弟蕭琛亦以夢為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

也斯即形已而神不已也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

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昭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忘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

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邪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難曰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為教何達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哉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

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弑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予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禖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

周邪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啓并詔

思文啓始得范縝答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武帝詔答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駏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予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蛩蛩駏驉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驢也驢非

蚷也今滅蚷蚷而駏驉不死斬駏驉而蚷蚷不亡非相
即也今引此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援
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
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
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
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
蚷駏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
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

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仲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迹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

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黄而郊嚳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令欺天罔帝也可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

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慧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無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斯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並弘明集

沈約 見後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劒劒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劒之為刀刀之為劒有何異哉又

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為兩則飲齕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

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

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屍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愓若夫貳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

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衛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

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搠復非枯木矣廣弘明集

乾隆御覽之寶

釋文紀卷二十三